

# 无间地狱

## 第一部 和玛仙永别了

这个仍然以原振侠医生为主要人物的幻想故事，以“无间地狱”为名。

无间地狱是一个专门名词，出自《法华经》、《俱舍论》、《玄应音义》等佛经，又被译作“阿鼻地狱”——那是音译，梵文的拼音是“AVICINAR-AKA”，“阿鼻”的意思，就是无间。

这个地狱是佛经故事中八大地狱之一，也是八大地狱之中最苦的一个，堕入无间地狱的，都是极恶的人，犯了极重的罪，就被打入无间地狱。

在无间地狱之中，永远没有任何解脱的希望，除了受苦之外，绝无其他感受，而且受苦无间，一身无间，时无间，形无间。

在无间地狱受苦者，因不堪地狱之苦，所以发出悲惨的号叫声，所以又称为“阿鼻唤叫地狱”。

在无间地狱之中，猛火烧人，所以也叫“阿鼻焦热地狱”。

无间地狱极大，广漠无间，打入地狱的阴魂，无法脱出，永远在地狱中受苦，作为生前穷凶极恶的报应，所以这个地狱，也叫“阿鼻大城”。

无间地狱究竟有多大，又在甚么地方呢？在前述的佛经中，有相当详尽且具体的记载，可是记载的数字，却大有值得商榷之处。

记我说，这个无间地狱立于南瞻部洲之下。（看过《西游记》的人都知道，佛经故事把地球上的陆地，分成几个“部洲”。）

地狱，顾名思义，自然是在地底之下的了，无间地狱在地下多深呢？记载是：两万“由旬”

“由旬”是长度单位，已有确切的考证，指出一“由旬”等于三十华里，也就是十五公里。

那就是说，无间地狱深入地底三十万公里。那是没有可能的事，因为地球绝没有那么大，从地球表面到地心，大约只有七十公里。

三十万和七千，两个数字相去太远了。

而且，无间地狱又被称为“阿鼻大城”，广漠无间，大到甚么程度呢？据记载：“广、深两万由旬”。也就是三十万公里平方，那是九百亿平方公里。中国的面积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，把一些被外国掠走的土地阿Q式地拿回来，加进去，算是一千万平方公里吧，那么，无间地狱就等如大到了有九千个中国那么大。

九千个中国，真是广漠无间了！

地球上下，自然也无法出现九千个中国那么大的地方。

所以可以说，无间地狱不曾在地球上。

如果说，两万由旬（三十万公里），是地球和无间地狱之间的距离呢？

三十万公里，在地球上，是一个很大的距离，可是一到了天体和天体之间，却又微小无比，在离开地球三十万公里处，并没有星体——离地球最近的星体是月亮，平均距离也达到三十八万公里。

或者说，三十八万公里和三十万公里，可算是相当接近，那也不对，因为“阿鼻大城”如此之大，比起地球来，大了不知多少，当然更要比月亮大得多，在三十万公里的近距离，如果有一个那么大的星球，地球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！

于是有人说：佛经故事只是宗教神话，是一种譬喻，起警世作用，导人为善，怎么可以胶柱鼓瑟，刻舟求剑，真的斤斤计较，去把它找出来？

这种说法，可以成立，可是却经不起反问：又怎么知道佛经所载的，不是另一种方式的存在呢？把穷凶极恶的人，投入如同无间地狱这样的环境之中去受苦，正是所有善良的人和被凶恶者所害的人的愿望——别把他们这种愿望也抹杀了！

于是，又有人会说：写下去没有意义，你不是要说一个以原振侠医生为主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就叫“无间地狱”吗？那就赶快说吧，别去考证佛经故事了！

不，且不说“无间地狱”这个故事，先说原振侠医生在上一个故事“假太阳”之中，最后部分，和后来又发生的一些事。

女巫之王玛仙，不但恢复了神智，而且脑部组织经过了异星朋友的改造，成为超能的异人，原振侠的高兴，自然不在话下，可是接之而来的，却又是对他来说，沉重之极的打击。

康维十七世来到，玛仙得知爱神星正处于十分危急的情况之中，所有在宇宙各处的爱神星人，都赶去看去尽最后的努力，看是不是有一线希望，挽救爱神星。

在“观察地带”上的爱神星人留下的各组电脑装置上，在原振侠的鼓动以及康维十七世这个三晶星机械人的现身说法之下，获得了新的生命，那就是宇宙之中的新生命形式。

新获得了生命的爱神星电脑，变成了机械人，他们的目的，也是要去拯救爱神星，而且，他们的能力，比真正的爱神星人，强大了不知多少——康维说的，任何星体上的第二形式生命，能力必然超越第一形式生命！

原振侠对康维的话，还不是十分服气，康维立即举了地球人的人脑和电脑的优秀作为例子，证明地球电脑如果有了第二形式的生命，能力就远在第一形式生命的地球人之上。

数字比较可能很枯燥，但是很值得看一看——凑巧得很，原振侠极敬

佩的那位先生最近的遭遇，也和电脑有关，这些数字，在他的故事中也出现过，由于数字是如此重要，再看一遍，也是值得的！

（看，多么复杂！这一切，还都只是在上一个故事“假太阳”结尾部分的一点点，整个故事的曲折离奇，是无法简述的。）

地球上电脑和人脑的数据比较如下，据康维说，其他星体上的比较，也类似，那也就是说，他这个三晶星机械人，就要比真正的三晶星人能力高出极多，虽然他是由真正约三晶星人制造出来的。

人脑的反应，最快为千分之一秒。

电脑的反应，最慢是百万分之一秒。

人脑神经细胞传导速度，每秒一百公尺。

电脑的脉冲速度，每秒二一十万公里。

人脑运算八位数字相乘，最快的时间为一秒。

电脑在一秒钟之内，却可以运算数千位数字。

人脑是第一形式生命。

电脑是第二形式生命。

看看这些数字，作为第一形式生命的原振侠，实在不免沮丧。

而更令得原振侠沮丧的是，玛仙竟然提出，她也要去参加拯救爱神星的行列！

这实在是原振侠无法承受的打击，他激动无比，一面叫嚷，一面跳来跳去——是真的跳动，因为他内心的不安和激动，使他完全无法安静下来。

至于他叫嚷的话，自然是阻止玛仙去参加拯救爱神星的行列。

他道：“你知道爱神星在甚么地方？可能在几百万光年之外，你一来一去，我早已化为飞灰了，你这个决定，等于是向我永别！”

玛仙并不出声，只是睁大了澄澈无比、十分美丽的大眼睛，静静地望着他，原振侠可以完全领略到她眼中的深情，可是她又有了奇怪的决定！

康维不该在这时说：“让她去吧，以她和爱神星的关系，应该去出一分力！”

原振侠知道自己不应该对康维口出恶言，因为康维帮了他那么大的忙！

可是，他这时的情绪，已完全不受控制了，他一听，一下子就跳到了康维的面前，伸手指向康维的鼻尖：“你放的是甚么屁？你赞成她去，你可知道她和我永别之后，我会怎么样？”

玛仙那时，在原振侠的身后，她用十分平静的声音问：“你会怎么样？”

原振侠又跳了起来，在他双脚离地之际，他的身体已转了一百八十度，变成面对玛仙，吼叫：“我会怎么样？当你丧失神智的时候，我已经想自杀！你说我会怎样？”

玛仙缓缓摇头：“我被血魔法反噬，你情绪低落，那是你内疚，你感到自己做错了事，并不是因为我丧失了神智。你别否认，别自己骗自己！”

（玛仙最后是不是和原振侠分开，在上一个故事中早已说过了，这里所叙述的，只是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，在上一个故事的尾声中未曾提到的，算是一种补充。）

原振侠看来想为自己辩护，可是玛仙叫他，别自己骗自己，他不禁一怔，张大了口，一时之间，发不出声音来。

玛仙又道：“你甚至并不爱我！”

陈振快的口张得更大，在那一刹那间，他甚至停止了呼吸，而脑中也是

一片浑沌！

玛仙的这句话，听来十分普通，一般男女在交谈之中，更加常用到这样的话，可是近时，这句话出自玛仙之口，入于原振侠之耳，却令得原振侠感到极度的震撼！

而使原振侠感到震撼的原因，他心中也十分明白——玛仙的指责是对的！

他甚至不爱玛仙！

虽然在巫师岛上，原振侠和玛仙有过那么快乐的光阴，虽然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微妙，但是原振侠确实难以说他深爱着玛仙！他只是会想念玛仙，感到和玛仙在一起快乐！

可是，那不能算是爱！

甚么才算是爱，看看白化星人李固和黄绢的例子便明白了。

原振侠已明白，玛仙说得对，他前一个时期的情绪极度低落，是为了他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内疚，他的英雄感使他不能忍受自己的行为错误所带来的挫败！

他的挫败，是由于玛仙的神智丧失！

所以，他要千方百计，不惜冒任何危险，使玛仙复原，不然，他一直生活在挫败感的阴影之下，他就无法活下去，他会沮丧无比，想到自杀！

如今，玛仙不但在他的努力之下，完全复原，而且，还得到了更高的能力，他成功了！

玛仙在这时候，冷静地望着张大了，思绪十分紊乱的原振侠，她完全可以知道原振侠这时在想些甚么，她语音平淡，道：“你成功了！你想留住我，或者，会有相当时日，甚至和我日日夜夜，形影不离。可是那只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成功感，我是你这个英雄成功的活生生例子，所以你看到我，就会喜欢！”

原振侠直到这时，才能开口，他的声音有气无力：“玛仙，对我公平些！”

玛仙叹了一口气：“也请你对我公平些”原，你是我生命中，唯一能够有的男人，我多么希望你会爱我，可是我知道，我这个目的，永远也无法达到。原，你是一个极为自我中心的人！”

原振侠喃喃的道：“谁不是自我中心的呢？”

玛仙沉声道：“互相爱着的人。原，我离去之后，你不会怎么样，最多，只是感到失去了胜利品而已——只要你面对镜子，看到你自己还在的话，你就会快乐，就会生活得很好……”

在玛仙和原振侠展开这番对话的时候，其余人等，一声也没有出过。

原振侠站在那里发呆，海棠的声音在这时响起，听来平静之极：“原，同样的话，好像我也对你说过？”

原振侠的身子震动了一下，双手抱住了头，神情十分痛苦——让他这种俊俏的男子，而神情又加此痛苦，确然是很令异性心痛的。

所以，在这时候，玛仙和海棠，竟不由自主，一起发出了一下叹息声来。

原振侠走开去，一声不出，便蹲了下来。

怔了好一会，他才慢慢挺直了身子，看来样子很潇洒地挥了挥手，可是神情怅然：“看来，我并没有使女性改变决定的能力！”

玛仙维持着淡然的笑容，并没有说甚么，海棠没有出声，自然也不知

她的心思如何。

康维十七世在这时，用力搓着手，声加洪钟：“欢送我们的女巫之王，率领爱神星新一代的生命，出发前往拯救爱神星，女巫之王，运用你脑子发出的能量，可以发挥神奇无比的能力！”康维的这番话，就像是出征之前的誓言，令人豪意顿生，玛仙也自然而然，挺胸昂首，英姿飒爽。

也就在这时，眼前忽然开朗，只见一片朦胧之中，忽然有了一大片清明，一艘箭头形状，巨大无比，估计至少有两百公尺长，六十公尺宽的飞船，陡然出现！

原振侠的思绪，仍然十分紊乱，可是他突然之间，看到了这样雄伟的景象，他也不禁失声叫了起来：“这……是甚么？”

康维在原振侠的身边，现出自傲的神色来：“这是爱神星人留在『观察地带』的十六组电脑所组成的生命！”

原振侠昂首望着大飞船，仍然现出不了解的神情：“他们……不像你……而像一艘飞船？”

康维摇头：“这是他们的总组合，可以分成十六个人，当然，为了实用，他们的形状，不会像第一形式生命的人，等到任务完成之后，他们可以保留现在的形状，或改变成任何形状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他们……是这样子的组合，那玛仙怎么和他们……联合在一起呢？”

康维一摆手：“当然有办法的！”

康维的话一出口，玛仙已经来到了原振侠的面前，和原振侠相凝望。

原振侠想说甚么，可是唇颤动，却无法出得了声。

就在他努力使自己可以出声，叫出了“玛仙”的名字时，一股光芒射下来，恰好罩住了玛仙。原振侠伸手，想要拉住玛仙，可是光影一闪，玛仙已不见了。

原振侠忙抬头看去，一切发生得其快无比，在他的视网膜上，还留着玛仙俏脸的印象……一般保留的时间，是十五分之一秒。玛仙那一双犹如宝石般闪耀的眼睛，也彷彿就在眼前！可是实际上，玛仙已经走了！已经和十六组新获得生命的爱神星电脑结合在一起，正以其快无比的速度，迅速离去，那样的庞然大物，就像它突然涌现时一样，一闪就不见了踪影！

原振侠伫立着，一动也不动，心中一片空荡，不知想些甚么才好。过了不知多久，康维才在他的肩头上，重重拍了一下，道：“算了！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虽然玛仙这样指责我，但不要以为我不伤感！”

康维又道：“算了！”

原振侠十分恼怒：“你不断地说算了，是甚么意思？”康维的语调并不热情：“就是算了的意思——我留意过，刚才你至少有五次机会，可以提出来，和玛仙一起去，可是你没有提出——照我看，你连想都未曾想到过，所以，算了！”

原振侠听了康维的话，不禁呆了半晌。的确，他只想到过叫玛仙不要去，根本未曾想到过自己可以和玛仙一起去！他没有想到过，这时，也由于康维的话，才有了这个念头。

可是立即又想到：自己怎么能和玛仙一起去呢？去拯救爱神星，那么不可测，又不可思议的行动，对他这个地球人来说，不是太不能想像了吗？

要是他去了，尽他的一生，都可能只是在浩淼无际的宇宙之中游荡，

除了玛仙之外，他会再也见不到任何人，这是难以想像的生活！

别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过，就算曾经想到，他也不会提出来！

一想到这里，他甚至感到了一股寒意，自然而然，摇了摇头。

康维笑道：“是不是，你不会提出来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，康维又道：“如果有爱情，就会！”

原振侠苦笑更甚，他道：“如果要这样子来证明爱情的存在，那么，我只好承认，我不会有爱情！”康维爽朗地笑了起来：“你想通了这一点，心情就会开朗！”

原振侠望着康维，想起自己这个有血有肉的人，竟然要这个机械人来开导心情，实在是滑稽之极，他也忍不住笑了起来，才笑了两声，却又忍不住一声长叹！

原振侠和康维一起回来，又过了若干时日，他有机会和那位先生，以及几个出色的人物，提起了他在“观察地带”中的经历，以及爱神星人如何造了一个太阳来拯救地球，并且在地球上创造了高级生命的情形。所有的人，在听了之后，都默然不语，因为这种“资料”，对任何一个地球人来说，都是十分震的事。

那位先生最先打破沉默，他一开口，说的是：“这种情形，在宗教典籍上都有记载。尤其关于『视察地带』，可兰经上，有许多处地方，曾经相当形象化地提到过，可作参考！”

镑人都向那位先生望去，等待他进一步的解释，同时也奇怪他的博学。

那位先生在略停了一停之后，续道：“可兰经上说，真主曾建立了一处地方，名称是“阿勒世”，那是伊斯兰教神话之中真主的宝座，由八位天使托举，并且有许多天使环绕在周围。”

原振侠道：“可是『观察地带』的范围那么大……真主的宝座……好像……好像……”那位先生道：“据可兰经内载，真主在造天地之前，已经造了『阿勒世』，面积形状，比天地更大，供众天使巡礼。这种情形，不是和『观察地带』十分相近吗？”

镑人仔细想想，都发出赞叹声来。

原振侠挺直身子，高举双手，他也不知道那是甚么意思，可是至少代表了他明白，他和玛仙，不知道甚么时候才能再见了！那也代表了上一个故事的结束，当然一个新的故事开始，新的开始，就是“无间地狱”——开始已经有过阐释的了。

## 第二部 参观神秘的“无间地狱”

新落成的艺术展览馆，宏伟绝伦，被誉为地球上出现的新奇迹。要详细介绍整个展览馆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——馆方刊印的“本馆简介”，厚达两百三十页，也的而且确，只是“简介”。

但既然“无间地狱”这个故事，是在这个展览馆开始的，也不能完全不提，就用最简单的方法，约略介绍一下吧。整个展览馆，由许多主体和附体的建物所组成，由世界级豪富陶氏集团，会合其他许多财团，出资建成，

专供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，作展出之用。

这种由金钱来使艺术作品发扬光大的作风，在中国，古已有之。想当年，扬州的一些盐商，若不是在穷奢极侈之余，还懂得附庸风雅，也不会单在扬州附近地区，就冒出那么多艺术怪杰来——人称扬州八怪的便是。

时至现代，金钱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自然更密切，逼个大艺术展览馆，便是最佳的例子。

若是没有了它，许多艺术作品，连面世接触欣赏者的机会都没有！

先说这个展览馆的大，大到甚么程度呢？

有人统计过，以正常的速度——每秒钟一步，每步以六十公分的距离，若是要走遍所有的展览场所，并不停留作仔细的欣赏，只是走马看花，也需要一百七十天。

而如果在每一样展品前，稍作停留欣赏，那所费的时间，可能要用“年”来做单位了！

再说它包容的艺术品范围之广，从古到今，从中到外，各种形式，无所不包。

举个例来说，在第一号主体馆的五十六楼，正展出传统的中国画，没骨花卉、泼墨山水等等。在第三号主体馆的大堂中，展出的是最新的电子艺术——五只由不锈钢铸成的蟹，正在满地乱爬，题名十分古怪：“秋思”。

展品在最初展出的时候，都会有小辨模的宣传：在一些传播媒介上登广告，一般来说，并不轰动，只有如实地介绍，有兴趣的人，自然会去参观，展览馆是二十四小时开放的，来者不拒，管理完善，由于是超过十个大财团支持，所以经费充裕。

而且，展览馆还有一项规定，十分造福艺术家——艺术家可以自行订定展览是免费参观或收费参观，也可以订定收费的标准。

当然，谁都知道，收费越高的，参观者就越少。所以，当原振侠无意之中，看到那则广告时，他还以为是报纸上登错了！

原振侠确然是无意间看到那则广告的。那一天，他起得很早——自从从“观察地带”回来之后，他都起得很早，他喜欢在晨光熹微之中，站在阳台上，望向遥远的天际。在日出之前，天上会有氤氲的云带，若有若无，他就想像那便是“观察地带”！接着，他自然联想到了和十多组爱神星电脑，一起离去，去作深不可测的宇宙漫游的玛仙，心中大是怅然，而又无可奈何。他常自己问自己：如果真的和玛仙一起，从此悠悠岁月，除了和玛仙在一起之外，再也见不到第二个人，这样的生活，是苦是乐呢？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不过他肯定一点：他无法过这样的生活，这也正是他选择了回到地球的原因，他宁愿望着天际，惘然地思念着玛仙，浪漫而绝望，对他来说，比刻板 and 没有变化好得多。由于起得早，晚上自然也睡得早。

经过了一天繁重的工作，他回到住所的第一件事情，自然是先俯身拾起自门缝中塞进来的报纸，大多数的情形下，报纸都在办公室看过了，但是这一天，刚好没有。

而且，在拾起报纸的时候，中间的一叠，跌了下来，他第二次拾起它，这就看到了那则广告。

便告不大，围着花边，最大的一行字是：“本展品入场费为一千美元。”

也就是这一行字，吸引了原振侠——一千美元的入场费，参观艺术品，未免订价太高了。

原振侠在走向酒柜，拿起酒瓶之前，就已经看完了整版广告。

整个广告如下：

大字：本展品入场费为一千美元。

小字：本展品题名“无间地狱”，用最新艺术手法表现主题，基本上属于立体活动雕塑，展品极巨型，面积达到三百平方公尺，藉此表达震撼的艺术效果。参观者可任意逗留在展出场陞之任何角落，时间不限。本馆指出，是项展品，诚属空前。

斜体字：“无间地狱”的作者，是柳絮女士。

原振侠放下报纸，喝了一口酒——他已经戒了酗酒的习惯，但是绝不排除稍为喝一点酒可以增进身心快乐的作用，然后，坐了下来。

他知道甚么叫“立体活动雕塑”，还是不久之前的事，那是一个聚会，有人在讨论这门艺术，他旁听得来的常识。传统的雕塑，使用各种材料，有用石头，有用青铜，也有用钢铁、木头，但总是不会活动的，一个雕塑艺术品，放在那裏，不会满地乱走，所以成语也有“泥塑木雕”，以形容其不动。

可是“活动雕塑”，却大异其趣——艺术品是活动的！这当然是拜先进的电子技术所赐，可以说是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结合。

而这种艺术，已经发展到了和电脑结合的程度。例如，一只巨鹰的雕塑，输入了鹰的活动的资料，这只鹰就会有和真鹰相同的动作。动作的幅度，视乎电脑输入的资料而定。

所以，一个题名为“一双正在接吻中的男女”的雕塑，不论是用甚么材料造成，他们会真的不断接吻，不但有动作，也可以有声音发出来。

这种活动的艺术作品，自然，必定和任何新形式的艺术品产生的时候一样，都会受到传统力量的诟病和非议，但也必定可以生存下去。原振侠对这种艺术作品没特别好感，也没有反感。他略闭上眼睛一会，想像这个极巨型的“无间地狱”雕塑，会是一种甚么样的情形。

想来，必然是表现作恶多端的灵魂，在无穷无尽痛苦之中，挣扎呻吟的情形，或许很有点警世的作用。

而令得原振侠留意的是，那个雕塑家的名字：柳絮。

柳絮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名字，又说明是女性上这就令得原振侠有一定的联想。

原振侠首先想到的名字是海棠。姓海，名棠，海棠，又是一种花的名称。

原振侠再想到的另一个美女，他未曾见过，只是听说过，她的名字是凤仙。

凤仙是很常见的花，花朵可以用来染指甲，特点是它的种籽在成熟时，莢会十分有力地弹开，把种籽射出老远，看来是很壮烈。

海棠和凤仙，都属于一个组织严密之极，势力庞大无比的特务系统。她们都是自出世起就接受严格训练的特务精英，据说，上万个女婴之中，被训练成材的，只有十二个人，都以同一方式命名——别以为“玫瑰”这样的名字也会是十二人之一，不是，因为没有人姓“玫”。

而柳絮，这个名字，正合乎这样的命名方式！

是不是这个柳絮，会是海棠她们的同类？

原振侠想到这里，不禁失笑，因为他想到自己的想法太幻想了，这样的可能性，真是少之又少，当然幻想很浪漫，可是事实是怎样的无趣！

原振侠用力摇着头，想抛下刚才起的念头，可是他却一面喝着酒，视线离不开这个广告，而且，想求证一下，那个名叫柳絮的女艺术家是不是海棠同类的念头，却越来越强烈。

终于，他放下酒杯，拿起外套，大踏步向外走了出去，登上了车子，直驶展览馆。

占地极大的展览馆，建造在离市区相当远的一片平地上，至少还有五公里的路程，已经可以看到主体馆之一，高达三十七层的大厦，拔地而起，顶楼有闪烁不定的灯光，那也是一个艺术家的杰作。

这时，时间是晚上九时，车子驶进展览馆的大门，停在极大的停车场上。

原振侠下了车，看到至少可停上千辆车子的停车场上，只有大约十辆车。

离他的车子最近的，是一辆嫩白色的跑车，连原振侠看了，也自然而然，发出了一下口哨声，因为他知道，这样的车子，是人类在汽车工艺上的巅峰之作。

他在经过那辆车子的时候，顺手在车身上轻拍了一下，表示他对这辆车子由衷的赞赏。

在停车场并不强烈的灯光下，他看到车子的颜色很怪。

车子是白色的，很嫩的一种白色，可是并不统一，有些较深的白色夹杂其中，所以若是向之注视久了，在视觉上，会起一种如梦如幻的效果。

原振侠侧着头看了一会，作了几种猜测，可是却未能猜得出车子主人是何等样人。

他对这个大型展览馆的存在，早已有所闻，可是他绝想不到竟然冷清到了这一地步！

离开了停车场之后，在一幅大指示牌前，原振侠逗留了几分钟。指示牌是由电脑控制的，有英文字和数字的键盘，只要在键盘上打出想要参观的是哪一个展览，就会有一辆电动车驶过来。

驶过来的电动车，已经由电脑设定了行车的路线，参观者只消坐上去，就会到达目的地。对于这种先进的设备，连原振侠都有新奇之感。当原振侠上了车，车行过处，他一个人也没有遇到，仿佛进入了一个死城。

这种情形相当古怪诡异，一幢一幢的建筑物，各有各的风格，有的高耸入云，有的如怪兽盘踞，照明显然都经过精心设计安排，一切都那么现代化，可是却一个人也没有，而且，又静到了极点——电动车子行驶的时候，并没有噪音。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他想起了童话，像是自己进入了沉睡之城！

车子停在一个圆形的建筑物之前，那幢建筑物，是整个展馆之中，最低的一幢，只有十公尺左右高，可是占地却极广，原振侠探了探头，仍无法看到建物的另一边。

在建筑物的门口处，有一幅相当大的萤屏，正打出字来：“欢迎参观，本馆正展出活动雕塑『无间地狱』，作者柳絮。”

原振侠走进门去，仍然看不到人——他知道，那么庞大的展览馆，并不需要多少工作人员，因为一切都交给电脑去管理了！他来到了一扇门前，在门旁，就有一个看来样子笨头笨脑的机械人，可是这个机械人发出的声音，却十分清楚，绝不像一般的机械人那样怪里怪气。

那机械人所发出的是悦耳的女声：“请付入场费，欢迎使用信用卡！”

接着，机械人胸前的萤屏，就出现了指示放入信用卡的所在，原振侠取出信用卡，在一个隙缝中，把信用卡塞了进去。

不到三十秒钟，机械人就道：“请收回你的信用卡，原振侠先生！”

原振侠取回了信用卡，不禁扬了扬眉。机械人知道他的名字，自然是电脑读出了他在信用卡上的名字之故。原振侠认识三晶星机械人康维，那是已经有了生命（宇宙之中第二种生仑形式）的机械人，相形之下，眼前这个机械人，和原始人的石斧，也没有多少分别，他自然不会大惊小敝，只是猝然之间，被叫出了名字，多少有点异样的感觉而已。

机械人又道：“你可以选择要听到声音，还是不要听到声音，要提醒阁下的是，听术品本身，已具有极度的震撼力，如果再加上声音，参观者必须对自己的精神状态，有正确的估计！”

原振侠听到这里，不禁笑了起来，伸手在机械人的身上，拍打了一下，喝：“哪有那么多罗唆，快打开门，让我进去！”

可是机械人仍然在说着：“如果选择有声音，请按红色掣钮，会有一副耳筒出现，先进的无线传音耳筒，会提供完全无缺的音响。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伸手在机械人身上一个红色掣钮上按了一下，一副精巧的耳筒，伸了出来，原振侠顺手取饼，并不戴上。

这时，他面前的门，才打了开来，原振侠走进门去。他那时在想：整个展览馆中，可能只有他一个参观者。但是，艺术家应该在吧，这是展览惯例。可是，二十四小时的开放，艺术家有可能二十四小时都在吗？

他自然也以为一进门，就可以看到那题为“无间地狱”的艺术品了！

可是，进来之后，门在他的身后，自动关上，他的第一个感觉是：静！

静到了他自己几乎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！而且，场陞之内的情形，也怪到了极点！

场陞极大，整个圆形的空间，比一个足球场包大。

但是可以看到的，并没有甚么艺术品，只看到场陞的中间，有一个立方形的物体，黑色，高约五公尺（亦即两层楼那么高），几乎已碰到场陞的顶部。

这方形物体的每一边，都有近二十公尺，一时之间，看不出是甚么材料造成的，不管是甚么材料，又有甚么关系，反正看到的就是那样的一个东西，那算是甚么艺术品，原振侠自然无法理解！

这样的—个黑色方形体，大是够大的了，但如果说那就是题名为“无间地狱”的雕塑艺术，原振侠不怒反笑，因为实在太荒谬了！

他真的笑了出来，转过身，已准备离去，同时也准备把自己这可笑的经历，讲给别人听，好让多一些知道，世上的事，荒谬起来，可以达到甚么样的程度！

可是，他才跨出了一步，那机械人的声音，又响了起来——若不是他先笑出声来，打破了极度的沉寂，机械人的声音，会令他吓上一跳。

机械人的声音，仍然是那个十分悦耳，轻柔的女声：“由于追求特别的艺术效果，本展品的作者，要求参观者合作。欣赏本展品，要采取特殊的角度，请接近展品，在展品的底部，近距离观察，参观者必须身子伏地，自然，倒竖以头点地也可以！”

原振侠耐看性子，听完了机械人的话，视线自然而然，投向那黑色方

形物体的底部。

他发现，在黑色方形物体的底部，贴地有大约十五公分的一道，看来是环绕着整个方形体底部的，黑得发光，看来像是一种晶体。

事后，原振侠向人形容，他说：“当时，看到了这种情形，很难形容——文字对于形容一些不常见的，或是在知识范围之外的情形，不如形象那么直接。后来，我才想起，那一道黑色的晶体，很像是炼钢炉的观察窗，可以透过它，看到炉中融化了的钢水翻腾的情形！”

原振侠看到了底部有异样，他居然认真考虑了一下，是伏下身去看，还是用倒竖葱的姿势来看。结果，他走近那黑色立方物体，伏了下来，紧贴着那一道黑色晶体带——他立即发现，那是黑色的玻璃，相当厚，通常，要隔滤极强的光线，就会用到这种黑色的厚玻璃，例如直接观察太阳。而这时，原振侠贴近了黑色玻璃，睁大了眼看去，他所看到的异像，令他一时之间，难以全面接受，只是就看到的先后次序，先是一个一个凌乱的印象。

然后，他脑细胞的活动，才能把那些凌乱的印象汇集起来，变成完整的印象，可是那并不代表这时他已经明白自己看到的是甚么。

他的脑细胞，还要经过进一步的活动，才能使他逐渐明白看到的是甚么。

确然是渐渐明白的——就像浸在显影液中的照片一样，逐渐地，他脑细胞的活动，终于完成了任务，使他知道看到了甚么！

原振侠一凑近那道黑色的玻璃，看到的，只是一片翻腾的暗红，眼前全是暗红色，在翻滚，接着，他看出，那是一片不安的海面，可是海并不是由水形成，看起来，那是融化了的铁汁。因为隔了一层厚厚的黑玻璃，所以看起来是暗红色，如果直接观察，那一定是白亮的灼热，或是耀目的鲜红！

确实有艺术的震撼，原振侠甚至立刻感到了不可忍受的灼热。

再接着，他才看到了浸在钢铁熔汁之上的那些人的身体——只能这样说，因为他看不到整个人，只看到人的部分肢体，浮在暗红的、翻滚的钢铁熔汁之上。那些肢体，占相当多比例的是伸向上的手和手臂，从手指伸张的情形去看，可以看得出手的主人，正在忍受相当剧烈的痛苦，也有的是露在红色熔汁外的头脸，几乎毫无例外，都在张口大叫，神情痛楚。

这种情景，自然是艺术家企图表达无间地狱中的灵魂受无间痛苦的情形。

原振侠看了大约两分钟左右，自然而然，摇了摇头。这时，他所想到的是：这一种形式的艺术，只怕有点走火入魔了，看起来像是很伟大，或许也能起到哗众的作用，但是实在相当肤浅——无间地狱中的痛苦，究竟是甚么样的，原振侠自然说不上来，可是，单是人体在熔汁中沉浮，这不是太公式化了吗？

原振侠这样想看，就直起身子来，就在这时后，他又听到了那个女声，从身后不远处的一个圆柱中，通过扬声器传出来：“这组艺术品有音响配合，阁下如果想听一听来自地狱的呼叫声，可以使用耳筒。”

原振侠在听了这样的提议之后，自然而然地回答：“不必了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向外走去，可是当他走出了两步之后，那女声忽然又响起：“为甚么拒绝接受我的提议，是这件艺术品完全引不起你的共鸣？”原振侠呆了一呆——他一直以为那女声是个固定的录音，想不到竟然可以和他对话！

如果可以如他对话，那么，必然有一个人在，而且这个人正不知躲在甚么地方，可以看到他，而他却见不到这个人！

这种情形，令原振侠有点不愉快，所以他冷冷地道：“如果你不躲着不见人，我倒可以和你讨论一下我对这件艺术品的感想！”

他说完之后，昂首而立，等待答覆。

同时，原振侠四下打量着，在他视线可及之处，并看不到有人。

这个女人可以看到他和听到他的声音，原振侠估计是通过闭路电视的作用，这更令他心中不快，来参观艺术品，而竟要接受闭路电视的监视，这是一件荒谬而不合理的事。

同时，原振侠也想到，这个女人，极有可能是这组活动雕塑“无间地狱”的作者，柳絮。因为刚才，在原振侠表示不想听“地狱的呼唤”之后，她的声音之中，有着明显的失望，如果不是作者本人，不会有这样的情绪。

原振侠等了大约半分钟，就得到了回答，他听到的，还是那个女声，可是声音和以前不同，一听就听出，有着相当程度的伤感：“为甚么一定要见面呢？现在我们之间，不是可以作交谈吗？”

原振侠冷笑了一声，那女人的声音，相当动听，加上了伤感的音调，更是楚楚动人，可是原振侠真的不喜欢这种情形，所以他并不心软。他道：“我不习惯和一个隐形人，或是看不见的人交谈！”

说着，他已向外出走，并不很快，也不特别慢，到他来到门口的时候，大约是二十秒左右吧，他就又听得身后响起了那女人的声音：“我的作品上竟然只有两分钟的无声欣赏价值？”

虽然是同样的声音，可是一入耳，原振侠就可以听出，声音并不是通过机械装置传出来的！也就是说，那女人已现身出来了！

原振侠在转过身去之前的一刹那，心中所想到的是：这女人的动作好轻巧，竟然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，就不知道从甚么地方冒出来了！

展览馆中十分静，原振侠又是一个感觉十分灵敏的人，轻微的脚步声，也会引起他的注意，而刚才他的确未曾听到任何声响。这令得原振侠心中一凛——他的生活之中，充满了冒险，凡是冒险生活者，都不会喜欢有这种情形。因为这代表了如果有人要在背后袭击的话，事先毫无预防！所以，原振侠是疾转过身来的，这是出自一个冒险生活者自然而然的警觉。

他一转过身，就看到了那个白衣女人。

### 第三部 柳絮是一个神秘之极的迷团

那白衣女人的身形相当高，披着一件白色的宽长袍，所以看不出她是胖是瘦，长袍长到了曳地，所以也看不到她的双脚。

原振侠一转过身去，就看到了那个女人，当然是一下子就看到了那个女人的整体的，但是要形容那女人的模样，自然得一样一样来说。

原振侠确然一下子就去注意她的脚，因为他对于那女人能了无声息就出现在他的身后，仍是耿耿于怀。

由于白色的长袍十分长，原振侠自然未能明白何以她行动无声，他只

好在心中闷哼了一声。

那女人的头上，包着一幅头巾，也是由色的，包得相当技巧，看来有一股飘忽之感，在头巾之下，是一张苍白得异样的脸。

脸色是如此之苍白，以致几乎和头巾以及长袍的白色，溶为一体，若不是她戴着一副相当大的黑眼镜，乍一看，几乎像是她的脸上也蒙着白纱一样！原振侠要定了定神，才能看清她的鼻子挺直，嘴形也很动人——只是嘴唇也苍白得异样，原振侠可以肯定，那是天然的苍白，而不是一种白色唇膏的作用！

在这样的环境之中，而突然眼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女人，自然相当怪异。

原振侠也不禁呆了一呆，那女人已又向前，走出了两步，确然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原振侠心中又打了一个突。

因为这女人在走动的时候，姿态十分异样，她的身子，仍然十分挺直，整个人不像是走向前，而更像是滑向前来的！

原振侠自然知道，如果用“碎步”——舞蹈中一种十分细小的脚步，在看不到双脚移动的情形下，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。

可是，这女人何必用这种碎步来走动呢？

那就只有另一个可能！她身负中国武术中的“轻功”，而且造诣十分高，所以行动才自然而然，如行云流水一般！

一时之间，原振侠对这个女人的好奇心大起。

那副大得异样的黑眼镜遮了她一大半脸，可以看到的是她的双颊和鼻，第一印象是苍白，白得和她身上的丝质白袍一样，仔细看来，才知道有这样的第一印象，是由于她的皮肤，和丝一样的滑润，也几乎有着同样的光泽。以致她的脸，像是极薄极细的极品白瓷。

这时，她正略为扬起手来，她的手也同样像是上佳的白瓷一样，细长的手指，看来十分诱人，在指甲上，没有任何装饰，一直到手腕，都是那种天然的苍白。

她先开口，很有礼貌地自我介绍：“我是柳絮！”

原振侠的回答是：“我姓原！”

柳絮已适当地伸出手来，原振侠就和她礼貌地握手。和柳絮的握手，其实只是手指的接触，可是原振侠的感觉已十分特殊。

首先是冷——柳絮的手是冰冷的。其次是滑——视觉果然不曾欺骗他，她的皮肤，滑得就如细瓷的表面！

原振侠到这里来，有一大半原因，是被“柳絮”这个名字吸引来的，现在，他见到了这个名叫柳絮的女人，他自然对她亦一无所知，可是他已经直觉到，自己一定会不虚此行！

柳絮用十分优美的姿态站着——美中不足的是，她仍然戴着那副黑眼镜，而且一点也没有要除下来的意思。她道：“原先生看了我的作品？可以给点意见？”

原振侠挥了一下手：“我对于艺术作品，只是爱好，并不在行，我想你，是烈也好，是钢铁的熔汁也好，把人的身体或灵魂投进去，这是一种十分表面化和公式化的表现方法。无间地狱既然是地狱中最苦的，就不应该用如此肤浅的手法来表现！”

原振侠的批评，当然不属于温和的范围，那是相当苛刻的批评。

他会想到，对方在听了这样的批评之后，会有激动的情绪。

但是柳絮却没有，她只是十分平静地听着，只是略为垂下头，等原振侠说完，她才抬起头来，吸了一口气：“谢谢你的意见，太好了！可是，如果你肯听一听来自地狱的呼叫，那……或许会好一些！”

原振侠笑了起来：“你所谓『来自地狱的呼唤』，当然不是真正的来自地狱？”

柳絮的声音有着抑制的平淡：“当然，我绝不能带一具录音机到地狱去！”

原振侠摊了摊手：“那就听和不听，都没有甚么分别，无非只是人的号叫声，而且，甚至不是人在真正受苦时所发出来的，只不过是透过想像摹拟罢了！”

柳絮缓缓摇了摇头：“原先生，所有的艺术作品，都是这样的啊，你总不能期望我的作品中那些是真的灵魂！”

他道：“如果不是一定要站着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十分奇特的故事！”

柳絮没有立即回答，原振侠又道：“我看，在这个时间，也不会有别的参观者了！”

原振侠在这样补充的时候，心中已经相当尴尬。因为刚才，他向对方作出了一个强烈的可以长谈的暗示，可是对方却没有立刻有反应，这是很令人发窘的一种情形，尤其对原振侠这样风度翩翩又俊俏的男性来说，绝少在异性面前碰钉子的！

他正准备，若是在作了这样的补充之后，对方仍然犹豫的话，那么他唯有立刻打一个哈哈，夺门落荒而逃，以免再受窘了！

幸好，他这句话一出口，柳絮就立刻有了反应：“啊，真是，请跟我来！”

她翩然转身，向前走去，走动的时候，仍然像是在水面滑行一般。

原振侠跟在她的后面，看到头巾和白袍之间，她的一截雪白的后颈，十分动人。

她走到墙前，一伸手，就推开了一道门，半转过身来：“请进！”

原振侠在那一刹间，感到自己的提议，实在太唐突了一些，难怪她不是立刻有反膺。

柳絮根本不知道他是甚么人，这里，只怕一公里之内不会有别人，要是他忽然有不轨的行动，吃亏的自然是她！

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柳絮还是立刻答应了，可见她有着过人的胆识和自信！

这令得原振侠对她，又大增好感，他跟着柳絮走进去，那是一间布置得十分舒服的休息室，不出原振侠所料，有闭路电视可以看到展览馆中的情形。

原振侠不禁奇讶：“柳小姐，你二十四小时……都在等候参观者？”

柳絮的声音相当无奈：“反正我没有别的事，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参观者。”

原振侠指着闭路电视的萤光屏：“你从闭路电视之中，看到有参观者进来，你就和他们对话？”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，而且，原振侠问得也十分清楚。可是，原振侠却并没有得到回答。柳絮只是略转过脸去，对着萤光屏，呆了片刻，才突然道：“你不是要坐下来，提供我一个有趣的故事吗？为甚么还站着？”

休息室中，有相当舒适的安乐椅，虽然原振侠的那个问题，没有得到回答，可是那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，所以他并不在意。

他随便找了一张安乐椅，坐了下来，望着柳絮。柳絮还站着，从低角度来看，柳絮的身形，也格外颀长，柳絮走向一个柜子，不经意地问：“原先生爱喝一点酒？这里有展览馆提供的酒，听说酒还不错！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已打开了那柜子的门，原振侠也看到柜子的酒，岂止不错而已，简直极好——由此可知展览馆对艺术家的尊重。

原振侠感到自己的兴致更高，因为眼前这个颀长白皙的美丽女郎，看来有着一股说不出的神秘，原振侠凭直觉，可以肯定，在她的身上，一定可以发掘出许多意料不到的故事来！

而且，如今他的行动，使他在这样的环境之中，认识了这样的一个女郎，这不正好像传奇神秘小说的开端吗？

他点着头：“好酒，我自己来！”

他一跃而起，一下子就来到了柳絮的身边，由于他的行动快，柳絮身上的白袍，飘扬了一下。

柳絮的身子，也急促地略避了一避。

就在这时候，原振侠听到，在柳絮的袍袖之中，传出了一下清脆之极的“叮”的一下声响。

那一下声响，其实并不是太响，可是入耳清脆无比，尤其在十分寂静的环境之中，听来更有一种令人心惊的效果。

那分明是一下金属和金属撞击所发出来的声响，来自柳絮的袖袍之中，柳絮的白袍，有着十分宽大的袖子，也无法知道她袍中藏着些甚么。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，他知道，自己刚才的行动，太鲁莽了一些，柳絮既然急促避了开去，自然是最好当作甚么也没有发生过。

所以，他拿起一瓶酒来，不经意地道：“多好听的声音——嗯，你不喝一点？”

柳絮的声音也很平静：“一点点！”

原振侠斟了两杯酒，取起酒杯，半转过身，将一杯酒递给柳絮。柳絮伸手来接，她的袍袖略褪，使原振侠可以看到她的一小截小臂。

小臂的肌肤，一样地其白如瓷，原振侠不敢想像它的柔滑，因为想多了，只怕会忍不住伸手去轻轻地抚摸——绝不是有轻薄之意，只是面对如此美丽动人的肌肤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行动。而就在这时，原振侠看到了在柳絮的小臂上，套着一只十分奇特的臂环。

原振侠一看到了这只臂环，也立刻可以知道，那是柳絮在动作之中，故意略褪下了衣袖，让他看到的！

臂环套在她臂弯和手腕的中间，略比较接近手腕，套得相当紧，所以不会滑上滑下。

臂环只有普通筷子粗细，黑黝黝的，看不出是甚么金属所铸。臂环之上，还有着附件，那是两块如指甲大小的，同样黑色约三角形的薄片，看来像是臂环上的一种装饰。

但是，在柳絮伸手过来接酒时，她的手臂略动，那两片金属片，就互相碰在一起，发出了清脆无比的“叮”的一下声响——就是原振侠刚才听到的！

柳絮没有说一句话，可是她的一切看来不注意的动作，都是在回应原

振侠的那一句话：多好听的声音！这令得原振侠感到心旷神怡，因为女性的善解人意，可以使人感到无比的舒适愉快！

原振侠轻呷着酒，又坐了下来，柳絮也坐了下来，把酒杯凑近她颜色浅薄得分不出有唇在的口边，也浅浅地抿了一口酒。

原振侠心中十分想请她把黑眼镜取下来，但是又怕太唐突，他再喝了一口酒，才道：“事实上，我要说的故事，不是我自己的经历，是我一个朋友的事。”

柳絮并没有甚么特别的表示，只是发出了十分轻的一下“嗯”地一声。

原振侠又道：“那位先生的名字是——”

他说出了那位先生的名字。那位先生自然是十分出名的人，他的传奇故事，也传诵一时，可是他再也想不到，柳絮一听到了那位先生的名字之后，反应竟然会如此强烈！

她先是陡然震动了一下，然后，看来她没有甚么动作，可是她身上宽大的袍子，却在不断地抖动，可知在宽袍之内，她的身体，正在不断颤抖！

她的脸色，看来也更加苍白，这种情形，使原振侠感到，自己有必要把她紧搂在怀中，助她恢复镇定！不过，他当然没有这样做，他只是道：“喝一口酒，会有帮助！”

柳絮果然喝了一种酒，过了一会，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忽然道：“我知道你要说的是甚么故事，那个故事，从一间奇特之极的蜡像馆开始！”原振侠扬了扬眉：“是，你也知道这个故事？这个故事中出现的一些『蜡像』，和你的作品，略有一些相似之处。”

柳絮好一会不出声：“当然不类似，我的作品，根据我的想像创作，而那蜡像馆中，一切可怕的情形，全是真实的，是撮取了当时的真实情景，呈现在人的眼前！”

原振侠吸了一种气，柳絮知道这个故事，并不令他感到奇怪，因为那位先生曾把这个故事命名为“极刑”，详细地记述了下来。

原振侠道：“那位先生，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，也曾听过真正来自地狱的惨叫声。”

柳絮的声音很沉重：“我提议你听的，当然只是人间的声音。”

原振侠直到这时，才有了真正的解释的机会：“所以我不想听——要是有机会的话，我倒想像那位先生一样，听听真正来自地狱的声音，虽然据他说，那经历极之不愉快，可怕之极。”

柳絮的声音变得十分低沉：“来自地狱的声音，当然决不会好听，对了，真抱歉，原先生原来是鼎鼎大名的原振侠医生？”

柳絮的这句话，令原振侠感到了意外，他道：“我以为你早知道我是谁——机械人曾从信用卡上，读出了我的名字来！”

柳絮吸了一口气：“那是机械人。”

原振侠向闭路电视的萤光屏指了一指：“我也以为在那一刹那间，电视上会出现我一切的资料来！”

柳絮又吸了口气——她这一次动作的幅度相当大，可以看到她的身体，在宽大的白袍之中，有适度的挺耸，她的声音，听来是经过克制的平静：“或许是，可是我看不见！”

当她这样说的时候，她半转过身来，完全面对看原振侠，让原振侠可以看清她的脸。